



“我的1978—2008”征文

主办：四川出版报业集团 四川出版集团
承办：华西都市报 四川人民出版社
协办：搜狐读书 四川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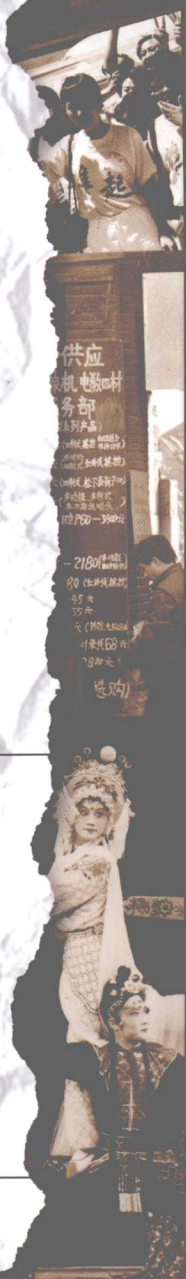
JIANZHENG ZHONGGUO GAIGE KAIFANG

见证

中国改革开放

我的1978—2008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四川出版集团
承办：华西都市报 四川人民出版社
协办：搜狐读书 四川在线

JIANZHENG ZHONGGUO GAIGE KAIFANG

见证

中国改革开放
我的1978-2008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我的 1978—2008/《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我的 1978—2008》编委会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220-07718-0

I. 见… II. 见… III. 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730 号

JIANZHENG ZHONGGUO GAIGE KAIFANG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我的 1978—2008

本书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 苹 唐海涛 章 涛
黄 敏 文小牛
戴雨虹
叶 勇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60mm×230mm

印 张

13.5

插 页

4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718-0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我的 1978—2008》征文活动

主 办：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承 办：四川人民出版社 华西都市报

协 办：搜狐读书 四川在线

征文活动组委会

主 任：	侯雄飞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副主任：	张邦凯	四川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余长久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成 员：	赵 苗	四川出版集团总经理、管委会副主任
	罗晓岗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
	罗韵希	四川出版集团党委成员、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
	李宇西	华西都市报常务副社长
	解 伟	四川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陈代阳	华西都市报总编辑

征文活动评奖委员会

成 员：	阿 来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何开四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麦 家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王华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钟 岚	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
	刘周远	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赵晓梦	华西都市报副总编

序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四川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家乡，是全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对于四川省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作为四川省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出版集团旗下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华西都市报社携手搜狐网读书频道和四川在线，策划举办了“‘四川出版杯’见证中国改革开放：我的1978—2008”征文活动。

这次征文活动要求以“我”的亲历为线索，立足个人，见微知著，以文字、图片等形式展示改革开放30年给个人命运、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出版社、报社、网络三种媒体互动，通过广泛宣传，征文活动受到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众多读者根据自己在改革开放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书写成一篇篇或生动有趣或感人肺腑的故事，表达了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关注和在此次征文活动的极大热情。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有教师、医生、作家、工人、军人，也有机关干部、私营企业主、个体从业者；作者的年龄跨度也相当大，既有退休老工人、老干部，也有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其间有许多故事感人至深。远在北京、贵州等地的热心读者通过征文热线电话了解活动进展，表达对改革开放事业的美好祝愿；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冒着烈日骄阳，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送来自己的征文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中国读者踊跃参加，外国友人朱利安·泰普林也送来了自己的征文。他在作品中以亲身感受讲述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成都蝶变”。征文活动的优秀作品陆续在《华西都市报》发表，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在搜

狐网读书频道、四川在线等网络平台登载，受到了网民的极大关注。

征文组委会共收到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的征文 1000 余篇，信件投递的稿件 500 余篇。活动组委会邀请著名作家阿来、麦家，著名评论家何开四等参加优秀征文评选工作。评委们认真阅读了全部提名稿件，从近百篇优秀征文中评选出特等奖 1 篇、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3 篇、三等奖 5 篇、纪念奖 30 篇，共计 41 篇作品。本书就是本次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集。

这本文集中一篇篇情真意切的作品，折射出了改革开放 30 年时代的变迁——

在这里，率先进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尝试，掀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这里，诞生了改革开放“中国第一乡”——向阳乡，勇于探索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在这里，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升空，这是用中国火箭发射的第一颗外国通信卫星，也是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空间合作；在这里，建成了全国十大批发市场之一，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成都荷花池市场……

30 年改革开放，在改变社会大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翻开此书，我们同样能看到一个个普通人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大背景中留下的足迹——

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铁饭碗”不再稀罕，“创业”、“下海”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选择；从红庙子自发市场，众多股民见证了中国股份制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教育制度的改革，圆了无数人的“大学梦”；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审美情趣的变化，无不刻写着改革开放的印记……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这本书呈现给读者的虽然只是一个个记忆片断，远不能涵盖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所有成就，但是，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七彩的阳光，通过这一篇篇作品，也能感受到改革开放给社会、给个人带来的巨大影响。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也将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新篇章！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加油，为伟大的民族加油，为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加油，万众一心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奋勇前进！

本书编委会

2008 年 11 月

目 录

天下未“包”蜀先“包”——回顾采写广汉金鱼农民“包产到组”

- 新闻前后 赵世富 (001)
- 高考圆我北京梦 谢 谦 (006)
- 一段个人记忆 田雁宁 (010)
- 科幻文学：“灰姑娘”的命运 谭 楷 (020)
- 从红庙子到青庙子——成都自发股票交易市场的兴衰 丁 弘 (026)
- 记忆成都重开当铺 张学果 (035)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 讲述者：解 伟 记录者：唐海涛 (039)

老外眼中的成都蝶变

- ... 讲述者：朱利安·泰普林 记录者：王定宇 尹 川 王晓艳 (045)
- 我认识的成都美女 王 跃 (051)
- 三十年来书与路 李后强 (056)
- 《星星》：中国诗歌可以翻阅的 30 载时光 胡 晓 (060)
- 我们为邓小平同志演川剧 蔡文金 (066)
- “中国第一乡”的前世今生 庞山岚 (071)

西方航天悲剧成就东方“休斯敦”——三位航天人回忆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 38 年的发展历程

讲述者：厉福生 李代兴 胡世祥 记录者：徐贞宇 李 寰 (075)

《华西都市报》：社会发展的加速器——中国第一张都市报的崛起历程

..... 彭 剑 (080)

三十春秋再回首——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亲历与沉思 ... 陈廷湘 (085)

雪域彩虹——我眼中的阿坝牧区改革开放 30 年..... 冯汝涵 (091)

见证成都商贸 30 年风云变幻..... 曹世如 (097)

川航首批空姐：上机先给乘客发把扇

..... 讲述者：张红敏 记录者：陶 颖 (102)

怀念一个叫“黑根”的酒吧——我的成都酒吧生活 张 丹 (106)

报业 30 年的流光光影..... 许 佳 (112)

咬定石头不放松——我的创业之路 李竹燕 (119)

30 年前黑白描彩 30 年后个性随我——成都结婚照 30 年之变迁

..... 朱 丹 李洁茹 (125)

闲话“皇城老妈”二十余年 卢 枣 (130)

樊建川的人生博物馆 胡 晓 刘 睿 (134)

文学特招 圆我大学梦 梦大侠 (139)

我的 30 年..... 蓝新国 (145)

红砂村村民曾光海和他家乡 30 年巨变..... 徐洁莹 (151)

追风弄潮 30 年..... 唐家辉 (155)

广厦作证 刘 俭 (163)

丢掉铁饭碗 我一不小心成了“万元户”

..... 讲述者：吴世元 记录者：李梦冰 (168)

这一年，人一下子有了想法 陈水章 (171)

时代的报春花——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给了我人生的“发动机”

..... 何华德 (174)

思想解放心头亮，人生道路更宽敞 姜汉忠 (177)

梦树花开——追随理想，改变命运 安 闻 (182)

“两室一厅”提前十年兑现..... 邹 英 (188)

那一年，排队看电视每人先交五分钱 李成忠 (191)

小小书包，装着梦想，装着时代 逢金一 (194)

父亲那举足轻重的一“豆”	冬 梅 (197)
房梦悠悠	何学嘉 (199)
三个婚礼看今昔	肖 伟 (201)
从“藏美”到“露美”	夏 海 (205)
20 年的 30 公里扫墓记忆	李 鹏 (207)



★ 特等奖

天下未“包”蜀先“包”

——回顾采写广汉金鱼农民“包产到组”新闻前后

赵世富

人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30 周年来临之际，回顾自己采写广汉县（现为广汉市）金鱼乡（现为金鱼镇）“包产到组”的通讯及撰写那篇《不要忌讳一个“包”字》的短评的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是贯穿农村改革、引来农村巨变的历史进程的一根红线。

金鱼镇坐落在川西平原，离广汉城约 7 公里。如今的金鱼镇，农民早已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的生活。从镇中穿过的川陕公路两旁，远远近近，一座座漂亮的砖瓦楼房在翠竹绿树中亭亭玉立，昔日的草房已难觅踪影了。来往的车辆中，摩托车上，年轻人载着穿着时尚的妻子和孩子，鸣响喇叭，穿行在热闹的集镇上。

20 世纪 70 年代，这里的农民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中，一个全劳力干一天农活只挣得几角钱，住的是低矮的草屋，吃的是瓜菜稀饭。时任县委书记常光南长年累月奔波在乡下，向农民和干部讨教搞好农业、过好日子的法子。粉碎“四人帮”后，常光南在乡下探访时，了解到有一个生产队分组作业，把上面定的粮食任务分到三个作业组，完成任务后剩下粮食归组，再按社员出工多少分到人头，多余多分。农民挺喜欢这办法，生产热情高涨，秋后这个队增收粮食 5 万来斤，社员家家分粮是“公社化”以来最多的。怎样搞好农业生产？常光南找到了包产到作业组这个答案。

1977 年 10 月，在县委召开的一次有全县 21 个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

会议上，金鱼公社党委书记完全赞同常光南的意见，表态说，只要县委允许包产到组，打破“吃大锅饭”，明年金鱼公社能做到队队增产，否则自愿撤职下台。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是呀，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都搞20年了，现在要分组作业、包产到组，搞不搞得呀？常光南没有停步。他找来县委的一些“秀才”商量如何绕开“包”字，共识是：将“包”字改为“定”字，这样“包产”就可正大光明地叫“定产”，要抓辫子的人就抓不到了；决定金鱼公社先行一步，并得到省委同意搞试点的认可。就这样，金鱼公社就在县委的支持和省委的认可下，于1978年1月整顿经营管理，在全社116个生产队把“包”字运用到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亦即“包产到组”的责任制，成为四川乃至全国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第一个实施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地方。当年秋天，全社粮食总产量高达2752万斤，比上年增长22%，比全县增产比例高出近一倍，是全县21个公社中增产最多的，农民分得的粮食和收入普遍增加。

秋收一过，温江地委在大邑县召开县委书记会，布置农村工作和小春生产。广汉当时属温江地区。省委负责同志赶来参加会议。“常光南，你来，坐到这边来。”省委负责同志手拿常光南的书面汇报，把常光南喊到身边坐下来后说：“今天晚上由你唱主角，谈谈一个公社是怎样一下子增产500多万斤粮的。”常光南高兴地把金鱼公社试点情况讲了一遍。省委负责同志赞赏地点着头。待常光南话音一落，省委负责同志便问在座的县委书记们：“你们的意见呢？”县委书记们互相看看，不知说什么好。他们不能不承认金鱼公社的办法可行。但60年代以来，因为主张“包产”，不知有多少干部挨批和撤职啊！虽说现在已经粉碎“四人帮”两年了，仍然心有余悸，怎能不有所顾虑呀？省委负责同志看出大家的心思，笑了笑，说：“这样吧，想搞的，积极的，可以多搞；有顾虑的，可以搞试点嘛！”紧接着，省委办公厅以《工作简报》的形式，介绍金鱼公社的经验，于1978年10月末向全省推广。人们不难从以上叙述看出，尽管农民对破除平均主义的“包”字十分拥护，要推开“包产到组”却又多么困难。更何况，当时金鱼公社虽然是“包产到组”，文字上却又因为社会政治气候避



开“包”字，只表述为“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呢。

其时，《四川日报》尚未恢复总编辑制，分管农村组的是副社长许川。他从省委和有关汇报中了解了金鱼公社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的前前后后，就派我去广汉金鱼公社采访，要求我在五天内写出一篇介绍金鱼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具体做法、经验和取得的效果的通讯，并联系实际配一篇短评。

我赓即出发，到了县上找到常光南书记说明来意，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派县委报道组长边野同我一道下去。那时，县委的汽车极少，边野到处打电话，从县商业局弄来一辆运货的三轮面包车，我们赶快上路。天阴沉沉的，不时地飘落细雨，从车窗向外看，农民正在忙于小春生产。

面包车司机一直把我们送进公社院坝。边野马上带着我去找到公社党委书记夏明绪、副书记麦玉贵，把我介绍给他们后，抱歉地对我说：“县委还交代我有任务，得回去办。”就随面包车回县了。在公社党委书记的安排下，我白天由公社派的干部引导到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和农民中访问、座谈，晚上在供销社开的旅店中整理材料，同时拟写通讯、短评的提纲。

三天后我返回县上，找到边野，住进县委招待所。我对边野说：“按照许川同志的要求，我只有一天一夜的写稿时间了。明天我全天写稿，估计要写到次日清晨五六点钟才能完工。”边野是个细心而热情的人，他随即对招待所的老邓说：“请你给赵记者打两三瓶开水来，赵记者需要什么‘粮草’，也请你帮帮忙。”我说：“我已经准备齐了——饼干一大包，还有几包大前门香烟。”然后，我告诉边野：“通讯要署你的大名，你才好向尚书记交代。请你后天早上上班，就来我床前桌上取通讯稿，送尚书记审查后，装进我给许川同志写的有信和通讯稿、短评的大信封，马上送去川报直交许川同志。”

1979年2月20日的《四川日报》第三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我执笔写的长篇通讯《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金鱼公社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大幅度增产》和短评《不要忌讳一个“包”字》。短评特别批评了“有的地方不准下传，不准试行，甚至打击敢于采

用金鱼公社经验的干部。希望这里的领导干部，趁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之机，使自己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很有针对性。把“包”字这么明确地作为言论的题目肯定地加以宣扬，当时全国党报只有《四川日报》一家。这归因于许川领导得力，有敢于拍板、敢为天下先的政治勇气。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来信，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并加“编者按语”，要求大家读一读张浩的来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一场“倒春寒”直扑“包产到组”这株嫩苗而来。社会政治气候突然由“晴”转“阴”，到金鱼公社取经的“车水马龙”景象一下冷落下来。常光南想不通，跑到省委请示：“金鱼搞包产，到底算不算倒退？”省委负责同志开导他说：“什么叫前进，什么叫后退，这要有一个标准。一个公社一年增产500多万斤粮食，你说是不是前进？”

发表张浩来信半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指出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两位的信还指出，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农民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到底是支持农村改革的，又加了“编者按语”，承认张浩来信和配信那篇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表示支持农村搞好责任制。之后，又以《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为题发表文章，肯定了“包产到组”等农业生产责任制。

中共四川省委提倡和推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的经验始终没有动摇。不仅如此，1979年10月，省委还发出100号文件，提出“可以包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实行奖赔责任制”，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许川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得到信息，马上派我和彭平、张利泉去新都县采访。同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的篇幅，刊出我们三人和县委报道组的李加模、倪宗新合写的长篇通讯《闯开搞活社队经济的新路子——新都县农村实行“四专一化”见闻》和我撰写的短评



《解放思想，搞活经济》，为新都农村专业承包和包产到户叫好。

然而，这里有必要插叙一笔的是，《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信和配发的“编者按语”的确给巴蜀农村造成了混乱：已经搞了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组”的干部和农民，立即患上剧烈的“脑震荡”，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农村政策有变的人，这下疑虑更大了；川东北有一个地区，一夜之间，数百个搞了“包产到组”的生产队，一下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富顺县委报道组的一位熟人打电话问我：“金鱼公社的经验还推不推广？”我回答说：“省委并没有说停止推广嘛！”话虽如此，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我，想起“文责自负”这句话来，还真有点不寒而栗。许川见我的面容，就晓得我背上思想包袱了。一天快要下班时，他把我叫到他们办公室，坦诚地说：“千万别为广汉的通讯、短评背包袱，我看不会错到哪里去！第一，你写的金鱼公社，是省委杨万选书记抓的点，省委是发了文件肯定的，推广的；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问题的决定（草案），也允许生产队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金鱼的做法并不违反中央的决定；第三，这次采写任务是我派你去完成的，稿件又是我一手改定的，真有什么问题，打板子，先打我。”经他这么一点拨，我多日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这么说，社会政治气候上的“倒春寒”，与自然界料峭春寒一样，必定都是短暂的，它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农村改革巨变的进程。不是吗？据统计，到1982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仅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农村已有74%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四川农村有近98%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粮食连年丰收，好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正如我的老朋友、四川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赵文欣所说：一个“包”字，振兴了四川农业。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朋友们来说，30年前发生的这一切仿佛已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了吧。

★ 一等奖

高考圆我北京梦

谢 谦

我们这代人心中，北京是圣地，天安门是圣殿。直至小学六年级，我都以为毛主席就住在天安门城楼上。上高中时，大学已恢复招生，但废除了入学考试，名曰“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实则“九品中正制”现代版。同班罗生，轻狂之徒，曾当我面，提劲打靶说：“谢不谦，别看你学习好，今后上大学的是我，而不是你！”他老爸是我后来插队的那个区的区委书记，若非邓小平断然决定废除推荐制，恢复高考，上大学的肯定是他，而不是我。以我的家庭出身、爹妈背景，能读个宣汉师范就已属万幸，何敢奢望到北京上大学？

代课知青老师回乡赶考

但30年前的高考却圆了我的北京梦。那一年，我被借回母校宣汉中学代课，暑假中就传出消息，说邓小平指示，尽快恢复高考，考试定在年底。

好不容易找来“文革”前中学数理化，夜以继日苦读，虽然是仓促上阵，但我很有自信：我若名落孙山，其他同学绝对全军覆没。向学校请假两日，临考前一日上完课，就怀揣钢笔钱币粮票，徒步三十余里，翻山越岭赶到我插队的君塘，参加考试。

街上两三家面馆，家家人头攒动，全是赶考的知青。胡子拉碴的老三届，稚气未脱的愣头青，或坐或蹲或站，端着土巴碗、土巴钵，狼吞虎



咽，一片稀里呼噜声。明早就是人生大决战，心一横，掏出钱和粮票，吼道：“再给我来半斤！”半天，店内才回应：“面没了！”

贪杯醉酒误了理化考试

上午政治，下午语文，感觉很好，当年理科不考外语。记得中央文件说，发现人才不拘一格。语文试卷默写《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写完后，我突发奇想，在空白处书以英文，差点弄巧成拙。阅卷官看不懂英文，怀疑这是作弊暗号。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结果，既扣分也不加分。

翌日上午考完数学，我与同学来到街上面馆。那天，面馆居然推出粉蒸肥肉与红苕酒，而且不要肉票酒票，据说是区上为慰劳考生特批的。大家各要一碗肥肉，我多要了三两苕酒，热情邀请大家，大家却连连摆手：“下午还要考理化，哪个敢喝酒哦？”我笑道：“一口酒，就能把人醉翻？”不忍心浪费，我端起土巴碗，把三两苕酒咕嘟咕嘟灌下肚去。浑身发热，寒气倒是祛除了，但走出面馆，就头重脚轻。飘来飘去，飘进考场，坐下来，面对理化试题，似曾相识又不相识，全是模模糊糊。用指甲猛掐太阳穴，盯着试卷，努力回忆，奋笔疾书，但一个个字都偏偏倒倒。我最后交卷，竟少了一张卷纸，搜寻半天也不见踪影。监考老师嗔道：“谢知青啊谢知青，你咋个这么糊涂，现在还满口酒气！”

我和高潮等同学一行连夜赶回县城，翻山越岭，冷风一吹，酒全醒了。理化试卷，历历如在眼前，回忆答案，竟题题皆错。细算分数，可能连及格都难。心中叫苦不迭：“酒误我也！”

意外收到北京的录取通知

30年前除夕上午，校工李师傅找到我，说我有一封挂号信，好像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那时也弄不懂“学院”与“大学”的区别，失望之后，也很高兴，觉得冥冥之中，上帝要圆我的北京梦。

我这个巴山娃娃，上大学前从未出过远门。走得最远最大的码头，也就是地区首府达县（现恢复古名“达州”），老家宣汉至今仍是交通闭塞的

贫困山区。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到重庆，第一次住旅馆。晚上，凭窗远眺，第一次目睹山城灯火，心里那所谓“文化震撼”，比20年后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纽约 Times Square，目睹地球第一大都市新千年前夕灯火，还要强烈。

“我不去前门，是去天安门”

重庆至北京，两天三夜，除上厕所，我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没挪动一步。中途大站停车，都未敢下车，我怕火车把我甩了！到北京站，已近半夜，回头看北京站钟楼，终于来到祖国的心脏！乘校车到学校，路过天安门，没来得及细看，就一晃而过。翌日早晨，吃罢大学第一餐，玉米粥馒头臭豆腐，去看天安门，瓜兮兮问门卫：“天安门走哪个方向？”然后一瘸一瘸直奔天安门。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不辨东西，问路人，路人很热情，说坐331路到平安里，然后换乘22路，即可到前门。我说：“我不去前门，是去天安门！”把路人逗笑了：“你是刚到北京的大学新生吧？”说前门下车，就是天安门！我这才发现，枉读那么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梦游北京伦敦巴黎纽约莫斯科，而身在北京，居然还是个土老帽。

有生第一回踏上公共汽车，直至下车，也没人叫我买票。我老家宣汉，距电影院不远，有唯一的一座公厕，也不收钱。我心里自然就把北京公共汽车与老家公共厕所联系起来：首都毕竟是首都啊，坐车都不要钱！直至换乘22路去前门，售票员喊：“买票啊买票！”这才如梦初醒空喜一场。

还未看到天安门，心里就激动万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画报上、电影上，早见过天安门，雄伟壮阔，巍峨磅礴，但当我身临其境，却大失所望。后来，考到北京上学的同乡，第一天去看天安门，感觉也与我一样：城楼咋这么矮啊？广场咋这么窄啊？

30年后昔日同学再聚首

今年4月19日，母校为77、78级校友举行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77级新生仅1100余人，78级新生仅1200余人，这次返校者近二分之一。